

大學信仰不跳針

你的大學信仰生活常常卡卡、跳針嗎？人常說，上了大學，信仰會「受到挑戰」，但是，有沒有可能倒過來，讓基督信仰來挑戰大學生活的各個層面，成為我們的主修？讓神學成為各個學科的女王？讓我們一起來梳理大學的信仰，一起來思考信仰不跳針的可能性。



酸民的進擊

作者 | 毛樂祈（加拿大維真學院碩士）

親愛的同學：

「這個社會病了。」一位媽媽說。她稚氣可愛的四歲孩子小燈泡跟在身邊騎腳踏車，無緣無故被斷頭殺害。不僅是那隨機殺人的兇手生病了，某些網民的發言也令人搖頭。由於她出奇冷靜理性的發言，有人在她的部落格留言：「您怎麼沒有捨身擋刀呢？所以也請不要把愛掛在嘴巴，因為太矯情了。」¹在這個全球化的網路時代，似乎不分國界興起了一種新的族群，就是酸民。酸民不是現在才有，但是其規模之大、酸度之強，似乎達到了歷史的高峰。

但以理書第六章也有一群酸民，看到但以理因「卓越的靈性」，深受大流士的器重，儘管找不到但以理在治國上的錯誤，卻一起盤算著要用「制度殺人」。但以理應該不會是惹人厭的老頭，我想像他是穩重圓融的長者，像是古代版的「高年級實習生」。聖經學者評論：「他的個性、氣質、處世的正直、斷事的智慧，在在都有過人的表現。」²或許正是他太正直、太有智慧，且在王面前得寵，所以才引發無故的嫉妒和憎恨。也有可能是因著種族優越感的關係，他們本來就瞧不起但以理，認定「被擄的猶大人」是次等人，奴隸之流憑什麼在他們之上。

這些政客大費周章要將但以理老先生置於死地的真正原因，頗令人費解，但是因酸民滋長而引發的對立和仇恨，卻已經成為現代生活的一部分。讓我們試著從人性根本、知識體系還有網路環境三方面，探討這個現象。

人本身之酸性

在不斷呼喊「正向思考」的時代，我們更要好好正視基督信仰對人性的評估。在聖經的敘事中，從人類悖逆神之後，酸性就不斷地生根蔓延：亞當夏娃這對愛人學會互相推諉，失能的夫妻關係也造成家中的悲劇（發生該隱殺亞伯的凶殺案）；因為嫉妒弟弟受父親特別的疼愛，約瑟的哥哥們最後把他賣到埃及；掃羅妒恨大衛，不顧過去的舊情誼，追殺他到天涯海角；新約中高呼和撒那歡迎耶穌進城的百姓，最後卻嚷嚷要把他釘十字架……。酸民歷世歷代皆有，人心從來就有黑暗面。

我最近才曉得，慈祥有智慧的神學家巴刻爺爺，年輕的時候竟然也是個酸民。他七歲因為車禍，所以得用鬆緊帶在頭頂上固定一塊鋁片，因此無法和朋友一起運動、玩耍，加上個性內向，逐漸成為孤單的阿宅怪人。他曾經發展出一套「自我保護的酸民心理，心安理得地對生活不抱期望，愈來愈多苦毒」。他描繪出酸民有以下的特質：

已經不大相信生命中有良善，看不起人在真誠、道德、價值方面的需求，對此嗤之以鼻，認為太過空洞，並且批判各種求新求善的計畫。他們因為理想幻滅而灰心喪志，又受到生命經驗的傷害，所以自尊心隱隱作痛，打死也不願認為也許別人的智慧比自己高、做事比自己好。相反的，他們視自己為勇敢的現實主義者，認為別人都是自欺欺人的傢伙。³

聖經說道：「人心比萬物都詭詐，壞到極處，誰能識透呢？」（耶十七9）人心的狡詐和墮落，沒有人能真正看透，包括最先進科技的核磁共振、X光機、測謊機都無法測透，甚至連自己都看不透。也難怪人可以一輩子活在自欺當中，被苦毒和嫉妒綁架而不自知，成為為「存在感」而批評傷害別人的酸民。

的確，每個人都有「酸性」體質，只是今天的社會似乎也存在更多易燃物，加上強大風勢的助燃，讓酸性的火苗任意蔓延。

恐懼權威的知識體系

上次談到培根的「知識即力量」（knowledge is power）及背後以人類為中心的霸道思維。在後現代，這樣的觀念愈來愈被挑戰，哲學家傅柯（Michel Foucault，1926-1987）則是把這句話顛倒過來，認為「權力產生知識」（power is knowledge），有權力之人能創造知識或真理。大學畢業後去「祖國」工作時才恍然大悟，小時候課本所讀的大陸「淪陷」，對他們來說，竟然是「解

放」。我的客戶指著地圖上的「蕃薯」很平靜地對我說：「要是當時台灣也一起解放就好了。」我十分惱火卻無法發作出來，卻開始好奇到底是什麼樣的（洗腦）教育養成，竟然會有如此不同的觀點。從前的蔣公是「民族的救星、自由的燈塔」，現在有人稱是「邪惡的殺人魔頭」，銅像要當作垃圾來回收，實在讓人很錯亂。但是這正驗證了傅柯的觀察：權力像是春藥那樣迷人，人們不斷地爭奪權力，因為權力能創造真理。

傅柯的思維，從正面來看，能夠幫助我們檢視許多人性和社會結構的黑暗面。對人性懷疑的確有必要，我們的確不該太天真，但無止盡的懷疑，卻也會出大問題。我們這一代人，似乎更容易對權威有強烈的懷疑。甚至，我們可能有愈來愈強烈的「權威恐懼症」，讓我們對於體制與權威有預設的不信任感，甚至有可能有點被害妄想。試試看，一想到「權力」，會有什麼感受？是不是全身不舒服，覺得到處都是權力的運作和鬼影？想到「權威」，是否想到白色恐怖，小時候師長打罵的不堪記憶？我們這一代人唾棄權威，「反抗權威」成為主流價值。但是，其實人生存無法不去依賴權威，某一方面，我們又極度需要權威：補習要找補教權威，生病要看心臟科權威、骨科權威……。⁴

人生要能真正學習成長，首先必須要去信賴、去臣服一個更大的「權柄」。的確，有什麼樣的學習和理解（understand，顧名思義就是「站在下面」），是不需要先信任和臣服呢？不管是學游泳、彈吉他、開車，還是流體力學，一定要存在著信賴，不管對老師、對教練，還是對教科書……。人類本來就是依賴力量來生存，力量可往好的方向發展：執行力、想像力、生產力、創造力、影響力、思辨力、意志力等等，都是重要、必要的力量。**權柄和力量不見得是腐敗的，端看如何使用。**

如果從極端懷疑的角度來認識世界，這世界再也很難有真正的信任和溝通。因為既然真理都只是當權者的宣傳工具、權力的話術，所以當有衝突發生時，我們只認定對方是出於惡意，而不是角度不同；所以也不會想到要放下自己的框架，用善意互相理解，試圖透過溝通達到雙贏，而是選擇用更大的力量去反制。所以到最後也是一種暴力。⁵

後現代的「解構」是個雙面刃，不小心就造成極大的傷害，使我們不自覺就對機構、體制充滿懷疑。比如說，對政府、軍方充滿不信任；對家庭充滿著父權的負面想像；對宗教的普遍懷疑，所以只能選擇一種廉價的二元對立。某本暢銷書上說：「我熱愛耶穌，卻討厭宗教」，就是一種典型不健康的二元論，好像基督信仰可以這樣簡單拆分成「耶穌」和「宗教」。⁶

許多後現代哲學家拆毀了現代「看似中立」的偶像，卻是運作在一種更為強烈的「懷疑詮釋學」上。拆毀有時是建設的必要過程，但是只拆毀卻不去建設，社會、教會、家庭就會只剩下斷垣殘壁了。

後現代的確指出人性普遍的墮落，樂於用自己的權力來扭曲事實，為了達到一己之目的。只是我們必須清楚，人性更根本的墮落，則是看別人是墮落的，而不是自己。活在恐懼和不被理解的傷害中，我們很容易醜化他人以自我保護。我們的確需要解構，但是要先解構自己。

網路的助燃之風

最後，我們需要進一步認識網路媒體的運作，才能較全面理解酸民全球化的現象。網路世界正是助燃之風，把酸性的火苗吹成森林大火。

第一，網路看似通往全世界，其實也有可能只是你自己。網路幾乎是新世代得到信息的最重要媒介，有了網路就等於有了全世界。但網路世界也可能只是我們的同溫層，因為我們傾向和相似的人溝通，我們加的朋友、我們按的讚、讀的文章，基本上決定了我們看到的東西。光是網路這種媒介，就自動過濾掉那些不善於使用網路者的聲音了。所以，不知不覺地，我們屏蔽掉許多不同的看法而不自知，閱讀更加單一化。輿論，只不過就是一群人、在某時某地的看法（甚至只是情緒），不見得就是最全面的公共意見。我們必須清楚，網路輿論的洗版不代表全世界，常常也伴隨著「沉默的螺旋」的現象——當媒體產生某種主流意見時，迅速造成關注，成為壓倒性的聲音，非主流的意見因為害怕被孤立而不願發聲，選擇了沉默。

第二，網路並非一個最適合溝通的場所。古尼姆（Wael Ghonim）曾經透過臉書成功發動了解放廣場（Tahrir Square）革命。儘管二〇一一年初的那場革命，推翻當權近三十年的穆巴拉克（Hosni Mubarak），卻無法產生穩定的民主，政權暴力反而比穆巴拉克在位時更變本加厲。古尼姆對於社交媒體是否能夠溝通，抱持著懷疑。他指出：「我們沒能建立起共識，而且政治鬥爭導致了嚴重的兩極分化。」他還指出：「社交媒體『只會放大』這種兩極分化，因為它讓錯誤信息、謠言和仇恨言論的傳播，讓同類聲音的聚集變得更加容易。這完全是一種有毒的環境。我的網絡世界變成了充斥著煽動文字、謊言和仇恨言論的戰場。」他語重心長地說：「今天，我們的社交媒體體驗被設計為利於傳播而不是參與，利於張貼而不是討論，利於淺薄的觀點而不是深度的討論。我們認為自己是來這裡對著他人說教，而不是與他人對話。」⁷

網路上常常出現的懶人包，的確很快幫助我們進入狀況，但是代價是把一個複雜的實況過度簡化，而且群眾憤怒的壓力也逼使我們在倉促之下作出結論。太陽花學運也兩年了，到現在我還找不到「完全反對」或是「完全贊成」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的理由，讓我可以義無反顧地站在某個立場，或許這也反應了我猶疑的性格。但也有可能是，兩方都有其道理，也或多或少有一些盲點。

我在想，這些社會議題不過只是複雜人生的延伸。人生豈不是充滿了矛盾和弔詭，充滿了許多無奈的抉擇。我們如何能百分百確定，我選這個科系就能保證前途？我的男女友就是值得一輩子相守的對象？如果人生都這麼困難，和幾百萬人相關的社會議題，豈不是更困難？我是誰，有什麼把握能確定自己一定站在正確的一方？

最後，臉書其實沒有臉。古尼姆提醒我們：「網路上的討論很容易降格為憤怒暴民的發洩……就好像我們忘記了屏幕背後是活生生的人，而不只是一張頭像。」在虛擬世界中，因為沒有「見面三分情」、沒有人與人相處的「溫度」，我們很容易也把持反對意見的人，化約成為笨蛋、傻瓜。既然不是真正的人，當然不需要設身處地從別人的角度來思考，當然可以肆無忌憚地攻擊，

說出酸言酸語。把人當人看，聽起來容易，卻沒有想像的容易，尤其當我們在憤怒情緒中，是多麼需要一個替罪的羔羊！知名的媒體人柴靜，感嘆新聞關心的只是「事件」，而不是「新聞中的人」，她在《看見》一書裡頭說，本來「關心人」應該是常識，但是：

做起這份工作才發覺它何等不易，「人」常常被有意無意忽略，被無知和偏見遮蔽，被概念化，被模式化，這些思維就埋在無意識之下。無意識是如此之深，以至於常常看不見他人，對自己也熟視無睹。

面對來勢洶洶的酸民進擊，每個人都得戰戰兢兢，但我們也並非只能坐以待斃，畢竟十字架上之愛化解了嫉妒和苦毒的酸性，也拆毀了人憤怒和對立隔斷的牆，使我們必須更樂於學習解構自己的偏見，在網路十倍速的世界更多學習去聆聽異己。

天性偏酸
喜歡用鹼性肥皂洗手的哥留



附註

1. 〈面對酸民 小燈泡母：做自己〉，<http://www.appledaily.com.tw/appledaily/article/headline/20160403/37143589/>，2016/06/30。
2. 華勒斯，《聖經信息系列——但以理書》（校園書房出版社，1981），頁119。
3. 巴刻，〈傳道書的喜樂〉，出自於《校園》雜誌2016年3、4月號。
4. 我們至少要去區別出有一些好的傳統和權威，而不是一味地排斥。
5. 沃弗（Miroslav Volf），《擁抱神學》（校園書房出版社，2007）（*Exclusion and Embrace: A Theological Exploration of Identity, Otherness, and Reconciliation*）（Nashville: Abingdon Press, 1996），249。
6. 的確有許多宗教體制和宗教偽君子需要被挑戰，但是做出簡單二元的劃分，似乎不夠嚴謹。耶穌儘管挑戰了猶太教，但耶穌也是身處在猶太宗教中——讀猶太的經典、守節期、去會堂、受約翰的洗禮等等。早期教會也很快就發展出洗禮和聖餐禮，也有崇拜的傳統。我們能夠跳過這些「宗教」，直接愛耶穌嗎？難怪作者最後一章也必須提出，教會仍舊是重要的。參傑弗森·貝斯齊，《耶穌比宗教大：我熱愛耶穌，為什麼卻討厭宗教？》（啓示出版社，2014）。
7. 出自托馬斯·弗里德曼，〈社交媒體是破壞者還是創造者？〉，<http://cn.nytimes.com/opinion/20160216/c16friedman/zh-hant/>，2016/02/16。